

·京 劇·

紅色風暴

陝西省京劇團演出本

金 山 原 著
陳鳳鯤 史美強 改編

春風文藝出版社

· 京 剧 ·

紅 色 風 暴

陕西省京剧团演出本

金 山 原 著

陈 史 凤 美 鯤 改 編

春 风 文 艺 出 版 社

1959年 沈陽

紅 色 風 暴

金 山原著 陈凤观 史美强改編

☆

春風文艺出版社出版（沈阳市和平路二段（原中街）） 辽宁省文化局书刊出版业登记出字第3号
沈阳新华书店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·21印张·47,000字·印数：1—8,000 1952年6月第1版
1952年6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：T10158·14 定价(0)0.15元

前 言

“紅色風暴”是描写1921年至1923年間軍閥混戰，勾結帝國主義，對中國工人所進行的壓迫和血腥屠殺！写出了中國工人階級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，進行革命鬥爭的壯烈一頁。

通過“紅色風暴”的演出，象一堂生動的政治課一樣，告訴了我們今天革命的成功，是經過了多少的流血鬥爭！有多少革命先烈為了我們共產主義的事業付出了最寶貴的生命！而帝國主義又是如何殘酷地不擇手段地侵略我們中國；他們又如何借用軍閥大財主之手來屠殺我們善良的中國人民！我們今天革命的勝利果實是如何來之不易。也更清楚地啟示我們應該如何地去珍惜它！在祖國轟轟烈烈展開社會主義大躍進的今天，通過“紅色風暴”的演出，也能具體地教育我們進一步為實現“鼓足幹勁、力爭上游、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”的總路綫而努力！

通過“紅色風暴”的演出，也告訴了我們在過去帝國主義侵略軍閥混戰封建統治時期，中國工人過的是失去人權牛馬不如的悲慘生活，更有力地反擊了右派分子今不如昔的謠言。

我們為了表示對黨的熱愛，為了響應黨的厚今薄古的號召，為了紀念黨成立三十七周年，我們把“紅色風暴”作為第一個上演的現代劇。

儘管我們有以上的願望，但由於時間的倉促和我們水平有限，在劇本的改編上，會存在很多缺點甚至錯誤，尤其用京劇的風格來寫現代劇還是第一次嘗試，一切都在摸索中進行，很不成熟，希望各界朋友給我們提出批評，幫助我們不斷改進！

作 者

1958.8.于西安

人 物 表

林祥謙	施 洋	林 父	曾玉良	吳伯林	黃得发
江有才	陈桂貞	江 妻	黃 妻	司机甲	司机乙
工人群众	白堅武	赵繼賢	魏学清	梁成武	胡大头
班 长	齐副官	众警察			

第 一 場

開幕曲，快长随形容火車声內加哨响，由弱而强，由强轉弱，一通鼓表示甩車皮，幕启奏哭皇天。江妻怀抱病嬰化紙錢。

江 妻：爹爹，狗儿得病无錢医治，望你阴魂保佑哇！

（唱二黃散板）微风儿吹动紙錢轉，

想必是老爹爹鬼魂还，
你外孙孙如今又把病患，
眼見得无錢医命丧黄泉，
化紙錢我这里許下心願，
喂呀我那早死爹爹呀！

黃 妻：（出門接唱）江弟妹为何泪漣漣？

江 妻：（接唱）皆因狗儿重病患。

黃 妻：（摸儿接唱）許願燒香白迟延，

快抱孩儿回房轉；

（陈桂貞出房）

陈桂貞：（唱）雪中送炭理当然，

手拿着一元錢心中盘算。

(黄江介,陈欲言又止)

黄 妻:(唱)誰叫咱湖北人无有靠山。(分入房門)

陈桂貞:(唱)进不是退不是且回房轉。(啞笛 76 56 12 76 56 1—)

(江有才醉上,幕內白:“我把他祖宗啊!”)

(陈避下)

江有才:(唱)吃醉酒稍覺得天地放寬,(見紙灰)

(白)真是活見鬼,孩子病了,成天家燒錢化紙,又是求她死爹保佑!狗子他媽!(江妻出)你爹他活着是个穷鬼,难道死了会变成財神爷嗎?(江妻哭介)你哭什么?嗯——(躲脚)我有办法啲。(进房抱出一床旧棉絮,江妻拉住)

江 妻:你哪里去?

江有才:押了去!

江 妻:你瘋了,全家就这一床棉絮,你——

江有才:(狠介)放手!

江 妻:黄嫂子,快來吧!

黄 妻:(出房)江有才,你想干什么。

江有才:老娘們家少管閑事,放手。

江 妻:狗儿正在发癩,他再把棉絮当了,这不把狗儿活活冻死?

江有才:死了省受罪,你撒手!

黄 妻:有才瘋了,我找得发來!(奔下)

江有才:你撒不撒手?(把妻推在一旁,急下)

江 妻:(哭唱西皮)你这狠心的……(儿啼声)喂呀,我的儿呀……

(陈桂貞聞声出房)

陈桂貞:(接唱徽板)鐵石人儿也心酸,
將銀錢放在了他母子前面,
她也好贖棉絮再把药煎,

我的夫林祥謙曾發誓願，
窮人們原本是性命相連，
勸姐姐你且回房轉。(嗷笛)

(白)江姐姐，你別告訴有才，難為他生為個男兒漢，成天家累死累活，不得一飽，還分的那門子幫派，嫂子，咱們都是窮人，窮人不求窮人，求有錢的辦的到嗎？林祥謙成天家替窮人辦事，你是知道的，他說分幫分派是路局搞的鬼，挑撥離間，好嫂子，你拿去吧，別听那一套。

江 妻：(接唱搖板)她的話一句句打動心間，
只是你一家人也缺米面，
你哪有多銀錢相賴于咱，
兩句話足把你好心來見。(嗷笛)

陳桂貞：你別那麼說，你如今有急用，將來有了再還我呀！

江 妻：(接唱搖板)慚淒淒拾起了救命的仙丹，(轉流水)一元錢救
孀兒生死大難，
一元錢救母子骨肉團圓，
想當初都怨我一時短見，
把親人當對頭與理不端，
到今朝才明白妹妹的肝膽，
請原諒我糊涂人住在人間。(住頭)

陳桂貞：少說廢話，快把錢收起來，你听，有才回來啦。(退下)
(江有才疾步飛酒上)

江 妻：(憤板)棉絮哪里去了？

江有才：(瞪眼)在當舖里！

江 妻：當了多少？

(江有才伸三指)

江 妻：錢呢？

江有才：這不是。(舉瓶)

江 妻：把当票拿来。

江有才：拿去！死吧，死吧！死了省受罪，呸！誰叫他不托生在有钱的人家——当票卖了，卖了一毛錢。

江 妻：（愠意）你你你……（頓足，銀元落地）

江有才：（惊奇地）一块現大洋，哪来的？（妻不語）哈哈！我問你哪来的，偷来的！拾来的？还是卖身子来的？（揪妻衣）

陈桂貞：（聞声出房）別打，是我借給她的。

江有才：啊！你誰的錢都接，你丢老子的人，老子是湖北幫，穷死也不能花福建幫的錢。（抓錢）拿回去吧！（拉妻）
（唱）恨賤人在家中丢我的臉面。

（白）你給我回来！

（拉妻进房，江妻哭喊，陈路进房将江妻救出，江有才追出欲打，陈护住江妻。林父上唱）

林 父：住手！（接唱）江有才动无名又为哪般。（偷住）

（白）这又是为什么？

江 妻：林大爷，（唱流水）

狗儿得病无錢看，
江有才当棉絮醉飲狂顛，
林家弟妹看我惨，
不念旧恶借銀錢，
他嫌我求助仇人丢臉面，
因此上将我飽打在人前，
似这等不顧死活男儿汉，
妻离子散倒清閑。（哭介）

陈桂貞：弟妹別哭！有我爹給你們做主。

林 父：江有才！你穷昏了心了！

（唱）每日里躲床头把妻子毒打，
念不想受飢寒为的是什么，

你不向大財主講理說話，

却為何用拳頭對自家。

江有才：(唱)你本是福建人休來搭話。

林 父：(唱)天下工人是一家。

江有才：(唱)江有才雖貧窮我志氣不差，

縱窮死我豈肯把肮脏錢花！

林 父：你好不知香臭哇！

(唱)听說是肮脏錢把肺氣炸！

(白)也罷，

(唱)儿媳你與他把話答。

(白)對他講來！

(陳拾起銀元交父)

陳桂貞：爹！他糊里糊塗我才不跟他說呢！

林 父：也罷，我和你實說了吧！諒你初出茅廬，那里曉得，非是我依老賣老，想我當這鐵路工人，十幾年來靠自己的氣力，流自己的血汗，這才是干干淨淨、清清白白的血汗錢，不比那大財主、(介)大官員(介)敲骨吸髓、盤剝窮人，你不問這塊銀元還罷，你今既然問哪！

(唱)都只為昨日斷炊烟，

儿媳一旁實作難，

房里房外齊打點，

同共賣了一元錢，

因見你家有急難，

不顧生死作周全，

你今是非全不辨，

辜負一片好心田。

(白)拿過去吧！

(陳扶父下。江有才被感流淚，蹲下，哭泣)

江 妻：你别哭啦，以后少喝点酒。

江有才：咳！你哪知道我的苦处。

江 妻：什么苦处？

江有才：厂里要开除我哪！

江 妻：天哪……

江有才：口他祖宗，（翻起又蹲下）活活逼死我啦！

江 妻：真是絕路一条……（低头）

江有才：不是絕路一条！有一条路！可是，我不願意走……

（房内儿啼，妻进房。黄妻拉黄，“水底魚”上）。

黄得发：江有才！怎么回事？

黄 妻：狗儿他媽哪？

江有才：沒事啦，房里看孩子哪。

（黄妻回房）

黄得发：江有才，你一年三百六十天，穷不够就打老婆，你有劲把拳头对待福建佬去！（指林家）棉花套呢？

江有才：当啦！

黄得发：当票？

江有才：卖啦！

黄得发：狗儿发烧那不冻死？

江有才：我不要你管我的事！

黄得发：咱俩打小捡煤渣长大，我不管誰管，叫福建佬管！还是叫大财主去管？

（江有才出一口闷气）

黄得发：看情形你这两天不对劲，喝酒能抵什么？

江有才：喝吧！快上不了班啦！

黄得发：听誰說的！

江有才：胡大头。

黄得发：听他的，他还說我也要开除呢！

江有才：他怎么說？（靠近些）

黄得发：他說因为是湖北同乡，才肯透这个信，不过还有个挽救的机会。

江有才：傳习所？

黄得发：对啦！胡大头也給你說来着？傳习所是法国人办的，白学技术不花錢，还有每月三块現大洋的津貼，加入傳习所以后，就是鉄飯碗。

江有才：你信不信？

黄得发：胡大头这家伙，虽是咱們湖北人，可是总跟他們福建人和大财主的后屁股轉，我看……

（江妻出）

江有才：我看也沒这門便宜事！

江 妻：黄大哥，狗儿的病，有了救了。

黄得发：什么救？

江 妻：林爹爹借給了一元錢。

黄得发：啊！你真沒出息，你怎么用起福建佬的錢来了。（看对門，气冲冲拉有才进房）

（二幕閉，胡大头，数板）

胡大头：（内白）哈哈！（上）晃晃，悠悠，晃晃，悠悠，我的名儿叫胡大头，警务处的大密探，鑼工床上当工头，分明我是湖北佬、福建帮里找花头，四面玲瓏八面到，又有剛，又有柔，处长夸我能办事，局长說我有骨头，你說杀人我动手，你怕挨罵我出头，只求上司一人笑，不管工人家家愁，身不搖来膀不动，終朝每日晃悠悠，晃悠悠！（白）喂！江有才！（拉开，黄、江出房）（見黄）啊！你也在这，你不說在烟館等我嗎？真是呀！抓不穩，你們俩說什么？工会？

黄得发：談工会干么？

胡大头：不論說什么吧！江弟妹你干你的去。

(江妻入内)

江有才：胡头，是不是命令下来啦！

胡大头：早就下来了，法国人的命令。

黄得发：为什么要开除人？

胡大头：要开除人，就是要开除人，真个的，我来这预备跟你们說两件事，我先問問，对过几林祥谦在不在家！

江有才：不在家。

胡大头：这事可不能叫他們福建佬听见。

黄得发：什么事？

胡大头：我是湖北人，当然得替咱們湖北帮办事，你說，我听见你們俩要被开除，我有多着急，我伺候局长，甚么消息我先得信，不瞞你俩說，可是千真万确呀！加入了傅习所，多一层保障，学技术，拿津贴，报上名可就成了基本人啦，将来吃的开，在开除名单上，还可以勾掉名字，一搭两便，可就有一件。

江有才：哪一件？

胡大头：不許加入工会！

江有才：真的嗎？

胡大头：这话！还有一件現把凉的好事，你瞧？（凉、小袋叫凉）

黄得发：什么事？

胡大头：嘿，咱们的魏师长。

江有才：哪个魏师长？

胡大头：咱们的警务处长魏学清，过去是我的老师长，我称呼慣了。

江有才：那就是魏处长就算了，你說，你說！

胡大头：（發板）咱们的魏处长，有个老太爷，发财又发福，銀錢随手撒，今晚进城去看戏，找人去搖压道巾，高兴一賞就两块，当时把凉并不賒，回来买酒又买肉，这样的好事

哪儿去寻(讀如雪)?

江有才: 寻不了。

胡大头: 伺候的好,包在我身上。

黄得发: 两个人,每人两块。

胡大头: 那还含忽,我在車站等你,我走了! (下)

江有才: 黄得发,走!

胡大头: 走,把福建佬的一块錢扔給他。

江有才: (进房持錢走出,江妻走出)把錢还給他。

江妻: 有才,这使不得。

江有才: 你別管,我給你保带回两块現大洋。

(陈桂貞、林父聞声出門,林祥謙走上)

江有才: (对陈桂貞)謝謝,我有錢了,我今晚上替魏老太爷搖压道車,有賞錢。(急下)

(林祥謙望其背影)

陈桂貞: 江嫂子你先拿去抓葯要紧,他真拿回来你再还我。

(江妻忍泪收下,下)

林祥謙: 这是怎么回事?

林父: 你哪里曉得,把我們福建人当作了杀父之仇,难为你每日忙进忙出,一心要喚起群众,有誰曉得你的苦心呀!

林祥謙: 迟早是要明白的,近来鉄路局已知我們成立路局总工会,拚命在那廂出难题挖墙脚要成立什么傳习所,分明是与工会唱对台戏,方才胡大头到此定与此事有关,(向陈桂貞)家里有米嗎?一会儿工会項德龙和施洋先生来家吃飯。

陈桂貞: 啊!那怎么办?家里只有紅薯叶子和小米。

林祥謙: 行啊!有什么吃什么,还有什么当的?

陈桂貞: (苦笑)昨天連箱底都掏空了。

林祥謙: (脫自己的白单上身)送到当鋪存一下吧,搞它几毛錢的米

送到孙大爷家去。

陈桂贞：这为什么？明天我们自己一粒米都没有了。

林祥谦：我们是明天没有，人家是今天挨饿，孙大娘病的厉害，你快去，赶回来替项德龙、施洋煮稀饭。（进门）

陈桂贞：这……我这里不由人回肠百转，（转二六）我的夫只剩下一件汗衫，

他还要出门去把事来办，（转流水），

衣不蔽体见人难，

罢罢罢我把破衣换。（扔下林的衣履，提米袋下）

林祥谦：唉！（接唱）你分忧解愁我反不安。

林父：唉！贤德的儿媳妇。

（唱）我父子做苦工家务难管，

多亏了你媳妇里外周全，

通人情识大体饱经患难，

到我家何曾有片刻清闲。

林祥谦：爹，（笑）她生就来的这个脾气。

（陈桂贞持空米袋进门，进入房门，院门响处，施洋到来）

陈桂贞：啊！施洋先生来了。

施洋：祥谦在家？

陈桂贞：在家，在家！

（林父、祥谦出）

施洋：林大爷你好？

林父：好，活得有精神，施先生一向少见。

施洋：忙啊，忙，为咱们工会的事每天忙到晚。

林祥谦：项德龙没来？

施洋：他有急事到汉阳兵工厂去了。

（林妻倒水）

陈桂贞：施先生喝水。

施 洋：不用照应。

陈桂贞：我去给你做饭去，还是红薯叶子稀饭。

施 洋：好，好，红的就好，（桂贞下）怎么样，今天的情况？

林祥谦：不好，我找到一张黑名单，你看。

施 洋：哦，全在开除之列，江有才、黄得发、李正祥……这么多，有湖北人也有福建人，奇怪，怎么没有你？

林祥谦：他们还不摸底，当然没有我。

施 洋：我听说他们故意开了这张黑名单进行威胁，以便拉拢这些人加入他们的传习所，和工会对抗，因此我看黑名单上的人，都会参加传习所，这叫做“欲擒先纵”。

林祥谦：拉人是肯定的，都参加传习所却不一定，不过对门这两人确实有点摇动。

施 洋：他们回来没有？

林 父：回来又走了，给魏学清的老子搖压道車去了。

林祥谦：这两个人一向对福建人有隔阂。

施 洋：项德龙提醒我，成立总工会要快，并且还要争取合法公开的进行，别给路局以任何借口。

林祥谦：现在有些人对参加工会还有顾虑，我更听说警务处要对工会搞军警镇压。

施 洋：谁说的？

林祥谦：有人从胡大头那里听来的。

施 洋：现在还不会。

林祥谦：为什么？

施 洋：目前直奉战争正在紧张，铁路运输很要紧，吴佩孚的劳工神圣的幌子，放下以后，对他不利，现在只能派些工贼来明查暗访，以为日后的根据，项德龙告诉我说，非到必要时，你不能轻易出头露面，不要叫他们摸到我们的底细。

林祥謙：爹，你在門口留點神，有人前來你咳嗽一聲。

林 父：去吧！有我呢。

（林、施近林房。江妻在院中驚雷）

林 父：這一下子，喝了就好了。

（遠處汽笛聲）

江 妻：這條小命是爷爷救活的。

（林父下）（汽笛聲）

林 父：（上）啊！出事啦。

江 妻：天啊，千萬出不得事啊。

林 父：近來運的淨是兵啊。

（黃得發急入，喊介）

黃得發：（額有傷痕）小狗他媽！完了，完了，有才叫火車軋死了。

江 妻：在哪里？

黃得發：離江岸車站不遠。

江 妻：啊！（狂喊一聲奔下）

（黃妻、施洋、林祥謙奔出）

黃 妻：你怎樣尽是血，受傷了？

黃得發：給我碗水喝，出人命啦！

林祥謙：怎麼回事告訴我。

黃得發：你是福建人，別管我們湖北人的事，都是你們福建人搞的……有才死得好慘哪。

施 洋：老弟別着急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

黃得發：（致視對）你是誰？

林祥謙：他就是專替咱們工人打官司的施洋先生。

黃得發：啊！你就是施洋先生？唉，施洋先生，唉！有才真冤！

施 洋：你叫黃得發不是，快說……

黃得發：……

陳桂貞：黃得發！你還不快逃？

黃得發：我逃什麼？

陳桂貞：外面都說你軋死魏老太爺……

黃得發：他不叫我們讓路，于我何干？

（胡大頭領單警急上）

胡大頭：哈哈！你真跑回家來啦！

黃得發：我跑什麼？

胡大頭：你軋死魏老太爺，闖下滔天之禍，想腳底板摸油啊！來，捆！

黃得發：捆誰？

胡大頭：捆你。

黃得發：你冤屈好人。

胡大頭：你作死啊，捆着走！

黃 妻：（追下）救人哪，救人哪！

林祥謙：怎麼辦？

施 洋：快回工會召集工人開緊急會議！

幕 落

第 二 場

（陽臺內兩路警持槍帶刺刀交插巡哨過兵車，問口令）

（魏學清隨趙繼賢上，胡大頭、馬弁、警察隨侍在側，警正森嚴）（唱上）

趙繼賢：（唱）不料令尊遭橫禍，

魏學清：（唱）卑職此恨永不磨；

趙繼賢：（唱）小事不忍大謀錯，

魏學清：（唱）還望局座作定奪。

趙繼賢：凶手哪里人哪？